

谭加东的“美术世界”

□杨小彦



留学。那时去美国读书,是几乎让所有人羡慕的事。因此她也就成为我暗中羡慕的对象。她介绍我阅读美国华人作家黎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当年我的阅读感受是一个“梦”字。我对加东说,她还有梦可做。现在想来,那其实是混话,是年轻人的说法,不过也的确表明,那个年代对于出国的幻想是多么的深重。

没想到很多年以后,在新旧世纪之交,已经中年的我也举家到了北美,移民温哥华。更没想到的是,在温哥华,我竟然意外地见到了准备重返美国定居的加东。那同样是一个深秋的日子,我们都已不再年轻,都已饱经沧桑,都在中年时,深刻而现实地体会到了生之困境。直到这时,我们才倍感文学的奢侈,能够继续讨论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事情的由衷喜悦。加东告诉我,她仍然在写小说,仍一直在写已经多年构思的一段我从没有机会阅读的奇特的人生故事。说穿了,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篇奇特的故事,都是让所有文学家惭愧的伟大小说。加东坚持要写,我想,她写的一定奇特非常。我想象着加东的写作,并回忆我当年对文学的梦想。面对现实,那一份梦想已经异常苍白,苍白到我几乎忘自己曾经立志要去当作家。多年来我只对艺术研究有兴趣,而且,我的研究也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把艺术当成一种社会现象而已。我惊异于自己对文学的淡漠,这说明生活的磨难具有比文学更强大的力量;同样,我也惊异于对艺术的坚持,其中自然包括对文学精神性的由衷理解。那同样是一种生活,经受磨难而愈显伟大的生活。

之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老师徐坚白。我是在那一次聚会中认识加东的,她是我的老师徐坚白的小女儿,当时也是大学生,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就读。我记得当晚她穿的是一件浅色中长裙,夹在大伙中间。别人介绍我与她相识时,她颇为大方地与我打招呼。于是,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交往。那时,我正做作家梦,刚发表一篇小说,叫《孤岛》,引起不大不小的反响。这个“知名度”让我在那个时节认识了一些文学中人,其中包括交往至今的赵振开,也就是作家北岛。我与加东相识,小说算是个缘分,她和我见面就谈我这篇今天看来并不成熟的小说。从那以后,我们聊天总离不开文学。我发现,加东的志向也是当作家,而且很快知道,她马上要去美国

与谭雪生。加东的父母是上一代的油画艺术家,经历了革命,经历了运动,经历了改革,经历了移民,其中有荣辱,有兴奋,有成就,更有遗憾。谭雪生老师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老教务处长,不仅参与创建这一南方最重要的艺术学院,而且还是当年昌岗路校区基建的监督者与实施人。我曾经颇为耐心地倾听谭老师描述广州美术学院的过去,他坚持把历史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由胡根天创建的“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并津津有味地讲述当年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讲述他在学生时代如何“左倾”,如何与国民党的校方相斗,如何在危难时刻得到林风眠的重要帮助,又如何认识年轻而有才华的徐坚白,如何经历解放,徐坚白老师又如何从美国曲折地回到刚解放的中国,与谭雪生如何相聚,接着如何地去“参加革命”。讲述当中,自然夹杂了不少人事关系,夹杂了不少对历史与个人的私底下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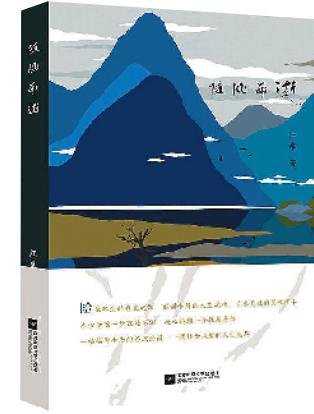
我以前在与加东的交谈中,也不时听她讲广州美术学院的见闻。加东在广州美术学院的院子里长大,不仅知道不少美院的往事,更重要的是,这往事一般不会登大雅之堂,成为所谓的“历史”。也许因为从小热爱绘画的原因,坐落在广州河南昌岗路的广州美术学院,是我从小就热切向往的地方。记得在“文革”期间,还是少年的我,曾经多少次扒在美院的红砖墙外,探头探脑地窥视墙内的景色。这种窥视自然一无所获。直到“文革”结束,通过正式考试,我才得以走进这所学院。但是神秘感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在学期间,同学们就在流传老师们的种种故事,我耐心地等待着她的其他文字的出现。

与谭雪生。加东的父母是上一代的油画艺术家,经历了革命,经历了运动,经历了改革,经历了移民,其中有荣辱,有兴奋,有成就,更有遗憾。谭雪生老师是广州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老教务处长,不仅参与创建这一南方最重要的艺术学院,而且还是当年昌岗路校区基建的监督者与实施人。我曾经颇为耐心地倾听谭老师描述广州美术学院的过去,他坚持把历史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由胡根天创建的“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并津津有味地讲述当年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讲述他在学生时代如何“左倾”,如何与国民党的校方相斗,如何在危难时刻得到林风眠的重要帮助,又如何认识年轻而有才华的徐坚白,如何经历解放,徐坚白老师又如何从美国曲折地回到刚解放的中国,与谭雪生如何相聚,接着如何地去“参加革命”。讲述当中,自然夹杂了不少人事关系,夹杂了不少对历史与个人的私底下的评价。

我以前在与加东的交谈中,也不时听她讲广州美术学院的见闻。加东在广州美术学院的院子里长大,不仅知道不少美院的往事,更重要的是,这往事一般不会登大雅之堂,成为所谓的“历史”。也许因为从小热爱绘画的原因,坐落在广州河南昌岗路的广州美术学院,是我从小就热切向往的地方。记得在“文革”期间,还是少年的我,曾经多少次扒在美院的红砖墙外,探头探脑地窥视墙内的景色。这种窥视自然一无所获。直到“文革”结束,通过正式考试,我才得以走进这所学院。但是神秘感依然没有完全消失,在学期间,同学们就在流传老师们的种种故事,我耐心地等待着她的其他文字的出现。

推介

在虚实之间发掘现场的微光



所有生命的不能承受之重。作品的最后,黑沙窝的胡杨林子里多了两个坟头,多了两块墓碑——穆刚老师之墓,李白老师之墓。一人一牲口,皆为救人而亡,而李白老师就是开篇的白骆驼,至于白骆驼如何成为李白老师,正是《枯湖》这部长篇小说中关键精彩的一笔,吸引着读者爱不释卷地去寻找谜底,而小说家坚硬、粗粝、大气、奇崛的叙述风格尽显其中,文本的思想力度和细节的重新编码,也令读者耳目一新。

汪泉不忘初心,从创作伊始就立下宏愿:要做一个有现实担当的小说家。迄今为止,他已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枯湖》获得第八届敦煌文艺奖和第五届黄河文学奖长篇小说一等奖,长篇小说《沙尘暴中深呼吸》获第二届黄河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最近出版的《随风而逝》亦获得了甚多好评,为他的社会担当、文学担当的创作初衷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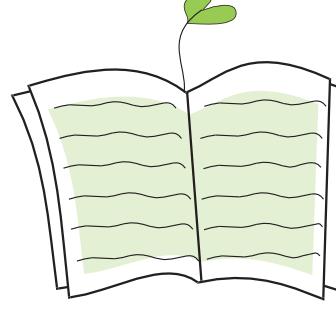
从《枯湖》到《随风而逝》,汪泉都以自己的使命担当以及自己独特的创作方式参与了当下中国文化生态的重建。他基本属于那种长篇、中篇和短篇几种文体都有创新尝试的小说家,尤以长篇为佳,更属于那种以“坚硬”的极具“内暴力”的叙述,发掘、表现生活的原生态的荒诞性,给出对生活的揭露力量的小说家,他常常在人与环境的动态的关联中,从人的偶然或常态的甚至是乖戾的行为和意识里,进入人的内心,描述生命的真实形态。《枯湖》一开篇就以“白骆驼长大了,她能驮两桶水了/白骆驼有心事了,驮着两桶水竟不觉得沉重了!”击中了读者的心,这样的文字叙述,既是拟人的,又是象征的,之后更以白骆驼的命运和书中所有人物的命运缠绕在一起,凸现了

到了新近的《随风而逝》,汪泉更是走在生活的地面上,笔墨紧贴着地面飞翔,小说描写的正是在矿难中光怪陆离而又真实的人性,并以双视觉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去讲述矿难发生后,两个舅舅寻找两个外甥的故事。一个舅舅在故事的外壳,一个舅舅在故事的内核向外扩张,两条线索交汇处就是故事的核心和真相。但是,在这种灾难面前,真的有真相吗?真的寻找到了真相,人们又真的能接受吗?汪泉在此的笔触是不抒情的,而笔下的世界更是无情的,他的小说不会停留在细部和局部,不会停留在人物命运的迂回转折,不会停留在人性伤痕的审察与摩挲,他的着重点是以反思的深度模式去观照现今下世界的荒诞与黑暗,想从其中现实原点出发,梳理出现实逻辑,试图作出某种文化分析,给出某种答案,以便对当下有某种真理性的认识……但是,在《随风而逝》的结尾,汪泉只能给出了并非结语的两句话:“两个舅舅没有一个找到出口,和两个外甥一样/陷入深深的井巷中。”

这是多么惨痛的生活现实,这样写作的现实语境,更让人无法清晰地判断出其作品中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也许,汪泉就是要在虚实之间、生活世界的镜像中映现这个大千世界的种种让人悲愤的现场,展现它的坚硬无比,它的冷峻残酷,它的焦虑

和烦忧,它对人的欲望的诱惑,以及它对人的希望的碾没。两个舅舅的执着寻找,实质上也是小说家对自己灵魂的苦苦寻找,欲望的大厦就是在精神的废墟上面缓缓升起的,但无论是时代之变与内心之变,我们对生活的取舍有多少是物质性的,又有多少是精神性的?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内心还留存有多少宝贵而不变的东西?我们在变动不羁的潮流中怎样才能找到存在的信心和终极意义呢?

说实话,无论是在《枯湖》还是在《随风而逝》的小说文本里,汪泉还顾不上用许多的篇幅去作此种“时间”,那些戳盖在他童年、青少年时代大西北艰苦生活的个人记忆深处的时代印记并不容易消抹,那些覆盖在他生命灵魂之上的心理板结,也并不容易软化,因此,他的小说叙事往往是沉重的,粗粝的,有时甚至是黑暗的,写了黑暗中屈抑的人生,黑暗中变形的人性,黑暗中悲剧性的巨大悖论,有时让人不忍卒读。但好在还有“月亮孤独地挂在天上,为这灾后的黑沙窝射来一点微光”。(《枯湖》)还有“舒展的眉眼,挺直的鼻头,微翘的嘴唇,都和儿子神似,尤其那随时翘起来的嘴角,活脱脱就是小时候的‘儿子’”。(《随风而逝》)生活里总归还有微光,总归还有下一代,不是什么都是枯败的,不是什么都随风而逝。在发现恶与绝望的书写中,汪泉最终还保留了对善的讴歌,积攒着生活的希望。



热点 马华文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字力量

□张惠思



本版制图/王军

这几年,黄锦树和时间搏斗,连连出书,小说《南洋人民共和国》等对历史的反思、质疑与嘲讽,散文集《火笑了》中驳笑一如张爱玲的心灰;如果回到当初,还会这样写吗,也许就不会这样写,应该写的是……应该要温柔敦厚。但那些背面没有写出来、说出来的,真的没有同乡测量出压在纸页底下的厚重的、沉痛的感情的温度吗?然而谁能否认此时此刻的黄锦树已成为马华文学系统的一部分?任何阅读、思考或准备进入马华文学的人,都必定需要和黄锦树对话。不管是站在他的那一边或对立面。

辗转经年,黄锦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在这个时候,着手将最早的两本小说集二合为一,重新排序,再次出现在新世代的读者面前,自然是适宜的。当然,作为他的长期读者,因为手

边有着两本第一版的小说,先入为主,当悉知新版小说会以《乌暗暝》书名覆盖掉第一本《梦与猪与黎明》,倒是有点舍不得。无论如何,这个新版集子里的多篇小说,因为都是旧识,甚是熟悉,重新于纸页间磨蹭,多年前阅读时的思考痕迹与心怀递换、那年代的各种回忆不断如飞絮纷飞。

黄锦树小说中永远无法辨认的M、以祖父手迹不停代笔继续写大卷宗的早衰独子、失踪的郑增寿、在小说中带着未来的心事悄悄地回来的郁达夫;当然还有《鱼骸》中潜入热带沼泽水域中爱抚兄长骸骨、嗜好吃龟而落脚台湾的中文系教授。这些小说几乎象征着我大学时期以及前大学时期的马华文学阅读经验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如小说所说的,竹竿搭就的一座桥如史前恐龙骸骨般展开。

我初中三年级那年,黄锦树的《M的失踪》和李天葆的《秋千,落花天》并列同获乡青小说首奖。当时并不懂什么是后设或互文,但因为小说里头出现了一连串我当时认识与听过的马华作家,甚至马来西亚的名字。真实的人物走入小说,并以一种类侦探式的追踪展开对大作家的思考,自有一种新奇的玩味感。还有那与一般小说写法

迥异的结尾声明写法,加上小说得奖后,听到的一些质疑与抨击,也使小说充满话题性。后来在大学时期重读,才领略其中隐隐约约的马华文学微当代史的一种判断眼光。这几年因教文学而常读近现代小说,每每读到鲁迅的S城、M城,偶尔还会闪过此篇小说,竟有新生发的触动。此外,《大卷宗》《死在南方》《伤逝》等好几篇小说都各有所指,都如同一把把匕首,清晰亦犀利的指出问题的症结。通过小说书写,黄锦树一直在为马华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细密地做一种内部的勾连。例如其中几篇明显地散发马奎斯味道的小说,失踪、消散、梦境中故乡的潮湿感、文稿上的蚂蚁,这些熟悉的符号皆反复出现。

这本书,我至今还是很珍惜,认为是惨淡经营的华研的出版物中最有分量的其中一本。用一句自嘲的话来说:在本地,错漏字好像也是常态,我们自然进化出读出它的本来面貌的能力。相较于颜清煌、王赓武的客观史学式的梳理,或其他以个人经验、感叹等主观的情感判断居多的马华文学论集,我们更对黄锦树清晰的问题意识与充满力度的文字力量所震撼,更常会被其对马华文学的殷切之情所感动。

一周书榜

(本周书单由学而优书店之中整理提供)

1.《夜的命名术:皮扎尼克诗合集》

[阿根廷]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

本书翻译自西班牙语原版《皮扎尼克诗全集》,收录了皮扎尼克生前以“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署名结集出版的全部诗作,以其六本诗集单行本为分辑之界:《最后的天真》(1956年)、《失败的冒险》(1958年)、《狄安娜之树》(1962年)、《工作与夜晚》(1965年)、《取出疯石》(1968年)和《音乐地狱》(1971年),另有辑七从原书附录所列生前未结集出版的诗作中挑选了诗人生命最后三年的部分作品。这是汉语语境里首次完整译介这位西语世界最富传奇魅力的女性诗人之一。

2.《被弃的意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学入门》

[英]C·S·路易斯

不仅是一部通识类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部智慧之书,它记载了西方人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构想和描绘的世界秩序、为自己的灵魂寻找精神归宿的历程,也蕴含了作者关于宇宙、文学、人生、时代、思维方式的洞见和领悟。此外,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引文及思想背景,本书译者精心撰写了6万字平易翔实的注解。

3.《哲学的开端》

[德]伽达默尔

“希腊哲学的开端,其实也代表着西方文化的开端。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历史的趣味,它还涉及我们当今的文化问题”(伽达默尔语),如何理解西方思想文化的大传统,“开端”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4.《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

[美]查尔斯·蒂利

本书是“21世纪社会学之父”查尔斯·蒂利融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野心之作。全书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构为两大主轴,关注法国走向近代化的17—20世纪,精选勃艮第、安茹、朗格多克、佛兰德和法兰西岛五个各具特色的地区,描摹了大时代背景下法国民众生活的真实图景。

5.《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

[美]鲁大维

作者重构了14世纪国际秩序中开疆、辽东和大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书名中的黄昏,寓意着蒙古帝国时代辉煌与夕阳西下的晚景在东亚文明圈中的折射。

时代楷模
马善祥
一辈子做群众需要的人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宣部宣教局 羊城晚报宣



时代楷模公益广告

博闻传媒 制